

# 我的丈夫谷正倫 (四)

谷陳瑾口述·章君毅執筆

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我唯有深居簡出，儘量避免與外界接觸，但是即令如此，麻煩仍還是有的。啼笑皆非的有這麼一回，我派勤務兵到一位朋友的家裏，轉知一件事情。勤務兵叩門甚久，方始有人來開。大門露出一線，門底裏人往外面張望，十分委屈的高聲抗議起來，他說：

「你這是什麼意思嘛，袁銘祖都快來了，你還穿起軍裝要進我的家門，你是不是想陷害連累我們這一家啊？」

一連多日不得紀常的平安家報，貴陽城裏的風聲越來越緊，我幾已心身交瘁，無法支持了，一日晚間，有人敲門，其勢越來越猛，傷弓之鳥，聞弦心驚，使我們不知如何應付是好？

敲門的人發了急，高聲喊叫：

「快開門，我是韓經武呀！」

韓經武？我眼前掠過一個熟悉的面孔，他是紀常的副官，在黔軍中由士兵開始，經過紀常一步步的提拔起來。韓經武不是老粗，他很讀了幾年的書。

我連忙吩咐衛士開門，韓經武滿面風霜的

走進門來，他一看我就急於報訊。我怕走漏消息，用眼色阻攔了他，然後請他跟我走進去問。

「是司令官派我打前站。」他一站定，便氣喘咻咻的說：「先跑起來報告一聲，好讓太太放心。」

「司令官在那裏？」我迫不及待的問。「他在什麼地方，你快點說！」

於是，韓經武有心從頭說起，他向我滔滔不絕的陳述：

## 返柳途中變起肘腋

紀常由廣西折返柳州途中，却是情勢早已大變，當他接受 國父委任，出任黔軍總司令，他迅即擬具一個計劃，將入桂黔軍擴編為兩個縱隊，亦即兩個師。他請 國父委派王天培、彭漢章為縱隊司令， 國父毫不猶豫的一口應允，並且備致嘉勉。於是，紀常滿懷興奮的趕赴柳州，這時，他離開他的隊伍，已逾兩個多月。

乘船西上重安江，不可思議的，拉綽的纜繩

突然中斷，船家說是纜斷船便無法續航，必須修好了再走，於是紀常只好在船艙裏睡一大覺。他夜不與寐，這才接見了彭、王兩旅中冒險跑來通風報訊的黔軍老弟兄，他們告訴紀常說：彭、王早已變節，投入袁祖銘的懷抱，爲了官爵和鈔票，矢志效忠北洋政府。這一幫人居心險惡，他們便在距此十餘里處，安排了天羅地網，大砲機槍，企圖等待紀常經過，立刻槍砲齊轟，他們企圖殺了谷紀常，去向北政府邀功。

紀常痛心疾首，不勝感嘆，他重賞仗義報訊的弟兄，然後下令逃道，出獨山奔貴陽。一路上人都在講，若不是縹緲斷纜，當時，大夥兒必然中了王、彭的埋伏之計，一骨腦兒被消滅殆盡。

談到王天培和彭漢章，早先曾是紀常的兩名驍勇的大將，如今利慾薰心，變生肘腋，居然賣身投靠，行刺主帥，甘願加入反革命的軍閥行列。彭、王二人之中，據說王天培工心計，爲人陰險，而且行事沒有原則，一選唯利是圖。那彭漢章不識字，他的叛變，當然是受了王天培的慫

惠。

過去也有朋友警告紀常說：王天培這個人不能用，但是紀常不聽，他認為拿自己親愛精誠的精神，去感召部下，部下便斷乎不會有携貳之心，——這一次王、彭二將之叛，不但對於紀常個人是一項嚴重的打擊，而且影響了 國父民國十年的北伐軍事。終紀常一生，這是他最大的一次挫折。

### 憂急交併六神無主

聽完了韓經武的報告，我憂急交併，六神無主，想不起什麼地方可以打聽消息，我便到朱紹良先生的公館去，朱先生陪王電輪先生去了上海，朱太太一個人留在貴陽。朱太太聞名花德芬，是名翰林花傑的女孫，門第很高，世代書香。

那天我到朱家，向朱太太探問，省城的情形這麼亂，紀常回來，不知道是否會有危險？朱太太說：省城在鬧些什麼，她也不甚清楚，大致不外新舊兩派的意見衝突，新派要革命，要追隨孫中山先生打倒軍閥，舊派則只想保境安民，擁兵自重，因而不惜與北洋軍閥相勾結。

不過她有一則令人聽來十分興奮的好消息，——張賦濤（春甫）先生已經到了貴陽，他帶來一個營，就是爲了保護何先生、紀常這些所謂的新派人物。於是，我問明白了張先生的地址，急忙又去找他。那時候，我跟張先生還不太熟，問他各方面的情形，張先生語焉不詳，加以我的理解力不夠，因而使我不得要領。張先生直在說請我放心，我們這些人，全都不會有什麼問題。他

又告訴我說：何先生一家，也平安無事的離開了貴陽。

渡過了忐忑不安，心憂如焚，因而不食不眠的一整天；突然之間我眼前一亮，滿目光明，紀常帶了幾名衛士，回家來了。他一臉的愁容，彷彿早就精疲力盡，勞頓不堪，此刻是在勉強支撐。大家迎上去，七嘴八舌問他的話。紀常直在搖頭苦笑，有氣無力的向我母親說：

「三天以後，我們全家和朱家，由張賦濤的隊伍護送到遵義。」

### 遵義小住初見血跡

三天後，我們順利啓程，由於護送官兵神情之肅穆，動作之急迫，使我們充分體味出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的嚴重氣氛。却是，托天之幸，我們仍然平安無事的抵達了遵義。

遵義是張賦濤先生所率對軍第二旅的駐防地，張賦濤先生一家住在何家花園，他們也是小夫婦倆，只不過張太太大腹便便，即將臨盆。我們一家和朱太太，則暫時借住在何家祠堂。

在遵義一住十天，緊張的氣氛有增無減，但是朱太太、張太太和我，三位少婦却渾不知愁，而由於住處近在密邇，日夕盤桓，感到十分的歡欣愉悅。在那短暫的十天裏面，也曾聽說敵方一路踟躕急迫，跟張先生的第四旅，在距離貴陽二百四十多里的烏江渡開了火。烏江渡和遵義相隔六七十里，戰況如何，我全不在意，一方面因爲自己的年紀還輕，不知兵戎相見的厲害，另一方面，則由於紀常在我的身邊。

然而，生平第一次見到血跡，見到死屍，就在遵義。我也可以這樣說，生平最驚險的際遇，也是在遵義的那十天裏。十天中的某日，我們三位少婦悠閒得很，張太太請朱太太和我，到何家花園旅長官邸吃晚飯，她要我們下午就去，作半日之盤桓。我們準時赴約，在二進花廳後面的上房。朱太太彈鋼琴，張太太和我談天，融融洩洩其樂陶陶，週圍是無比的恬靜與和諧。然而就在這時，驀地傳來清脆嘹亮的槍聲，槍聲只有一響，緊接着便是一聲令人血液爲之凝結的慘呼；慘呼餘音嫋嫋，使我們三個心摧膽裂，駭怖驚悸，面面相覷的不知怎樣是好？

過了些時，門外響起了單調的腳步聲，彷彿有人在走進來，而且顯然不是女人。我和朱太太惶悚不已的向外張望，施施然而來的正是張賦濤先生，他手上捧着個水煙袋，不疾不徐，笑吟吟的問我們：

「剛才聽到槍聲，稍微的有點駭怕，是不是呀？」

張太太忙不迭的反問他：

「乍聽起來，槍聲就在前廳，究竟是從那兒來的呀？」

張先生坐下來，慢條斯理的說：

### 掏出手槍當場槍斃

當我們三個女人，不約而同的「啊——」了一聲，張先生莞爾的笑着。他告訴我們，由於舊派人物威脅利誘，無所不用其極，施展壓迫與賄買的手段，第四混成旅的一位張團長，據報他受

了黔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劉思其的蠱惑，決心叛變，部署圍攻何家花園和祠堂，圖將「新派人物」一網打盡。張賦濤先生得到密告，立即命衛士將張團長拘來，由他親自在花廳審問，張團長坦白招認，將劉思其的陰謀和盤托出，證據確鑿，罪無可道，張先生從懷中掏出手槍，把他當場擊斃。

那一頓晚飯吃得淡然之味，因為人人都懷着莫大的心事，受過極大的驚恐。飯罷我和朱太太要回去，張賦濤夫婦送我們到大門口，經過花廳，我看見了斑斑點點的血迹，不由為之一慄。花廳前的院子裏，一張草蓆蓋住一個屍體，我知道這是方才被張賦濤親手打死的張團長，我吓得急急忙忙向大門去。

回到我自己的住處，那是同樣的建築格局，前面花廳，彷彿有一個男人在八仙桌上伏案假寐。當時我不曾在意，回到寢處休息。

第二天才曉得，這位劉參謀長實在是詭計多端，刁鑽得很，他聽說張團長已被槍斃，奸謀破露，生死俄頃，他東奔西逃的無處容身，驟然想起一條妙計，當張賦濤旅長到處搜捕他的時候，他竟置之死地而後生，跑到我們的家裏來，口口聲聲要見總司令。衛兵告訴他總司令睡了，他說沒有關係，他就在樓下等總司令睡醒再說。

衛士都認識他是劉參謀長，豈有不允之理。因而使他得到了最好的掩護，當張賦濤的部下正在大索罪魁禍首，搜捕劉思其時，劉却安安穩穩躲在谷總司令的家裏，他等到深更半夜，果然平安無事，於是他摸黑逃出，後來成了吳佩孚的爪牙。

在烏江抵禦追擊的部隊，衆寡懸殊，彈藥不繼，漸漸的已呈不支之勢，再加上邊城裏的波譎詭秘，險象環生，令人提心吊膽，心懷疑懼；張賦濤和紀常一商議，黔局唯有紛亂，所部又不足恃。乾乾脆脆，放棄了這塊民窮地瘠，無可作為的革命基地也罷。

### 離開遵義直奔重慶

因此，第二天的夜晚，我們便離開了遵義；紀常和張先生率領少數誓死効力的衛隊，循川黔大路直奔重慶。這一路上無分官兵眷屬，真正是：「脚板急走，不聞號令，但聆人馬之行聲。」茫茫黑夜中，紀常命士兵燃起了火把燈籠，斷斷續續，若明若滅，閃爍於崇山絕嶺，荒郊野外，益增氣氛之淒涼，心弦之緊張。

一路急奔，到了花秋坪祖師廟的山上，張賦濤碩果供存的一團，那位羅團長也叛變了。羅團長決心刺殺紀常，親率士兵埋伏在大路之旁，當紀常所乘的轎子經過，他們亂槍齊放，吓得轎夫拚命的向前逃跑。那頂轎子彈落如雨，蜂巢累累，事後檢查，若不是紀常當時在打瞌睡，身體儘往後靠，他必將被亂槍打死無疑。

端午節前夕，抵達四川境內臨黔的大縣綦江，又聽說北洋政府和重慶執政者在黃桷棧渡口畫影圖形，重賞拿人，凡生致谷正倫的賞銀兩萬，打死了他，也能獲賞一萬銀元。這一來，我們的處境便更危險了。

### 親手服侍他的鬍子

紀常的戎馬生涯，由於辛亥革命和民十五年

的國民軍北伐之役，因戰功彪炳而升遷甚速，最近我檢點紀常的遺物，內中有他的一生履歷，方始使我知道，早在民國前一年辛亥十一月十日，紀常從日本回國參加革命，他即已膺任「武昌軍政府漢陽總指揮部少校副官」，當年他纔祇有二十一歲，翌年元月十日他又奉委為南京臨時大總統府陸軍部少校科員，由此可知，當年由黃克強（興）先生擔任總指揮的漢陽血戰，紀常確曾躬與其盛，不久黃克強先生成立「南京留守府」，紀常陞任中校科員，那一年他祇不過二十二歲而已，二十二歲便當了中校，實在是相當的早。

民國五年九月一日，他應王電輪先生之邀，回貴州任黔軍陸軍第一師砲兵團長，軍階是上校，那年他祇二十七歲，他怕自己年紀太輕，難以統馭部屬，因此他留起了鬍子，而他那兩端尖翹，修剪得很整齊的八字鬍，若干年來，似已成爲谷正倫的標記。

紀常面容清癯，却有一對炯炯有光的大眼睛，因為他曾經嚴格的軍事訓練，言行舉止一定是全神貫注，所以他的神情一向都很嚴肅，而且使他的眼睛也顯得特別有神，假使沒有那兩撇很威武的八字鬍，他那一雙眸子便會更加突出，所以我始終認爲他的鬍子確實有其必要。

我跟谷紀常夫妻一場，親手「服侍」他的鬍子，三、四十年間祇有一次，那便是他在民國十年十二月一日，奉 國父任命爲中央直轄黔軍上將總司令，因爲部下彭漢章、王天培兩旅被吳佩孚勾結袁祖銘加以收買，趁紀常在桂林開會的時期叛變，當時黔中反動份子有計劃的圍走革命軍官，我們逃難到了松坎，據報黃桷棧渡口已經畫

影圖形，重賞緝拿谷正倫。消息傳來，同行各人十分緊張；黃梅極和重慶是必經的大路，而自重慶以下，長江兩岸都是北洋軍閥的勢力範圍區，當時一名正兵的月餉不過大洋兩三元，袁祖銘他們肯出兩萬元重賞，可見他們搜捕紀常之急切，兩萬元不是一筆小數目，民國十一年時候，隨便那個得了這一筆錢，就就算是發了大財，買些房子田地，大可做一輩子的富翁。

### 不怕軍閥他會化裝

懸賞這麼重，誘惑力實在太大，紀常曾經兩度入川，都駐防在重慶及下川東一帶，尤其民國九年夏天那一次，他以黔軍步兵第一團上校團長，率領黔軍精銳解了重慶之圍，並且擊退劉湘，攻克合川、武勝，九年八月一日他升任黔軍第二混成旅少將旅長（當時他祇三十一歲），過後不久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和參謀長朱紹良出川赴上海晉謁 國父，在四川的黔軍便交給紀常帶，民國十年他又奉命率領成川黔軍回省，就在那一年他升了貴州南部衛戍司令部中將兼司令（三十二歲），紀常在重慶及下川東前後駐防一年多，認識他的人當然不少，所以那一個巨額懸賞，帶給我們極大的威脅。

前有「埋伏」，後有追兵，大家都在焦灼萬分，驚慌不已，紀常却很鎮定，他回到住處告訴了我這個消息，不等我問怎麼辦呢，他搶先安慰我說：

「不要緊的，我會化裝。」

我憂急交併的問：

「怎麼樣化裝法呢？」

「容易得很，」他從行囊裏取出一柄單面長刃的剃刀，打開來，寒光凜冽，紀常把剃刀交到

「來，我教你。」他把我手裏的剃刀拿回去，親手比劃，將剃刀的用法，很仔細的講給我聽。

我曉得這種長刃剃刀鋒利無比，一向是碰都不敢碰的，如今他把剃刀塞到我的手上，我但覺得心裏發虛，兩手簌簌的抖，再望他那兩撇黑漆漆的鬍子，心想鬍子下面便是他的皮肉，一刀下去萬一割破了皮，那可怎麼得了？我生平最怕見血，倘若要我看見我親手把丈夫割出血來，我可能會當場昏倒。

他越講得詳細，我越着急，心想，你不要再講了好不好？隨你怎樣教，最後我還是不敢剃你的鬍子，而你講得多了，結果是鬍子照樣剃不成，到那個時候，你心煩起來，不是又要笑我笨嗎？

我拿刀的手抖得好凶，心中猶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，紀常竟然絲毫不會察覺，他從容自在的抹些肥皂在鬍子上，再用熱手巾使它柔軟，然後，他便仰起了臉，將頭部向椅背頂一靠，催我一聲：

然而，他把「單面剃刀使用要領」講解完，剃刀又遞回到我手上。禁不住他一催再催，我祇好硬起頭皮，用剃刀在他濃密的鬍子上面，輕輕的刮了一下。

「現在可以剃了。」

「太輕了，妳還要多用點力才可以。」

我無可奈何的回答：

他兩兩撇又尖又翹的鬍子，依舊安然無恙，它們屹立如故，彷彿在對我的笨拙，施以嘲笑。

「我……我喊人去找一位剃頭師傅來。」

實在是無能為力了，就讓他去笑我吧，我自承失敗，我說：

「那不好，」他搖搖頭說：「那樣會走漏消息。從現在起，我們只能相信我們自己。」

「請你原諒我，我確實是拿你的鬍子莫可奈何。」

但是怎麼辦呢？我下不了手呀，而我又不敢承認，就怕他笑話我：

紀常欠身而起，一句話也不說，用他閃閃有光的眼睛盯住我，盯得我慚惶不安，心跳突突，當我很懊喪的低下頭去，他無言的取過我手中的剃刀。

「看妳，連剃個鬍子都不會。」

他自己去對鏡剃鬚。

### 鼓起勇氣剃不下去

我鼓起勇氣，走到他的身邊，纔舉起剃刀來，又慌亂的垂下。

耳朵裏聽得噉——噉的聲音，輕快，有力，我忍不住去瞟他一眼，啊，剃鬍子是那麽容易的事，看他一刀下去，順手一刮，立刻便刮去一片鬍鬚，露出白裏透青的鬍子樁，不到兩分鐘，他

大概是察覺了我的窘迫，紀常柔聲的問：

「啊，妳還不懂這種剃刀的用法，是吧？」

我連忙點頭。

那兩撇特別標記，已經一莖不存。

### 遨遊上海徐園發展

往後一連好多天，我都爲這一件事耿耿於懷，覺得難過，而且痛恨自己的無能，兩夫妻在一起，通常都在他照拂我，我要想爲他做一件事，那就不曉得有好難，——連刮兩撇鬍子都無法例外。

因此，我竟一路迷迷糊糊的，由松坎到黃桷，渡江過重慶，下川東，出三峽，輪船東航，直抵上海，這一路的危機四伏，弋者環伺，幾乎被我忘了個乾乾淨淨。

若干時後，有一天，紀常又在使用他的單面剃刀，修整重新蓄起的鬍鬚，他曉得我在房裏，便有意無意的說：

「使用這種單面剃刀很難，用時不得法，一根鬍子都剃不掉。」

驀地回憶起往事，我責問他說：

「那年過松坎，你明曉得我不會用剃刀，爲什麼你要叫我剃鬍子呢？」

「當時我們的處境很危險，偶一失慎，便有性命之憂，」紀常放下剃刀，正色的告訴我：「而妳又太緊張，一心以我的安全爲念，我是軍人，冒險犯難，理所當然。妳是大家閨秀，千金小姐，從來沒有出過遠門，那裏擔得起這種驚嚇，所以，我必須找點事情給妳做做，喊妳分一分心，不要一天到晚都在惦念着安全問題。」

這時，我方始恍然大悟，有感於他的關懷體貼，無微不至，同時也難免有點怨懟，我問他說：

「假使我當時心裏一急，冒冒失失的拿刀往下割了，認真割傷了你，那又怎麼辦呢？」

他笑了笑，很幽默的回答我說：

「充其量給妳劃破一小塊表皮吧。割傷我？談何容易，妳真能下手這麼重，我的鬍子早就給妳刮掉了！」

北洋軍閥吳佩孚用大量金錢與武器幫助貴州

反動軍閥袁銘收買黔軍軍官，勸他們不要跟隨谷紀常參加北伐，並鼓勵他們叛變回黔。而在廣東中央方面又發生陳炯明之叛變。西南革命大局與貴州局勢愈演愈壞，在貴州方面青年的革命軍官們如朱、何、谷、張等，均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，支撐貴州的局面，及至局勢不可爲時，他們始相繼離黔，另圖革命發展。（未完待續）

## 天聲出版社出版書目

### 中華民國憲法要義

本書分九章，二十四開本，共二百六十餘頁，十餘萬言，對我國憲法理論與實際問題之探討，見解精闢，闡述扼要，可作大專教材，及參加各種考試之主要參考書。

王成聖著 定價叁拾元 美金壹元

### 于右任先生詩文選集增訂本

于右任著 定價貳拾元 美金捌角

本書所選詩文均係于右任先生代表作品三卷合訂一冊：(一)文選我的青年時期等二十九篇(二)演說選黃花崗之憶等二十七篇(三)詩選從軍樂第二次大戰歌等二百五十八首。

### 石達開全集

王成聖著 定價拾貳元 美金肆角

本書共收集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詩文與有關之傳說記載等編輯而成，全書搜羅宏博，考證周詳。

### 中國近代史要略

王成聖著 定價拾伍元 美金伍角

本書共十二章，對明清之際至清末史事，有簡要之敘述與評論，可作大專教本及一般閱讀之用。

### 阿拉伯的勞倫斯

劉方矩譯 定價貳拾元 美金捌角

「阿拉伯的勞倫斯」是個謀道不謀食的革命志士，是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的曠世奇才。在歐美各國，有關他的著作，有卅多種；本書則是唯一的中譯本。在積卅多年譯作經驗的劉先生譯筆之下，流瀉生動，宛如行雲流水。不論看過或未曾看過這部金像獎影片的人，都不可不讀本書。